

赫鲁晓夫两大“政治笑柄”真伪

赫鲁晓夫在从事国际活动时,常常口不择言,鲁莽行事,给世界落下许多笑柄。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件事情:一是他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扬言要“埋葬”西方资本主义,后来到1963年11月6日,他在接见美国资本家时承认:“我做不到这一点,资本主义太大了。”二是赫鲁晓夫出席1960年联合国大会,有一天他在辩论中情绪失控,从脚上脱下皮鞋猛敲桌子,并同西班牙代表吵得几乎动起手来……

“埋葬西方论”

关于赫鲁晓夫的“埋葬西方论”,现在至少流传着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959年赫鲁晓夫同访问苏联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展开“厨房辩论”时说的;另一种说法是,赫鲁晓夫在1960年联合国大会上“皮鞋敲桌”时说的。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是牵强附会、毫无事实根据的编造。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1956年4月,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来到苏格兰首府爱丁堡,在与英国实业家精英进行的一次重要会晤中,他酒后发表脱离发言文稿的“即兴讲话”。赫鲁晓夫说着说着,竟忘了面对的听众是谁,开始用他一贯的风格讲话,其中的一句话竟说:“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埋葬。”接着,他又尽情地抨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当时,多亏在座的英国人都听不懂俄语,而赫鲁晓夫的随行翻译特罗扬诺夫斯基也没有理睬这些“即兴讲话”,只按事先准备的发言文稿进行翻译。然而,赫鲁晓夫的“即兴讲话”后来还是透露出来并流传起来,以致赫鲁晓夫不得不再进行辩解,并对他的“埋

葬”西方论加以修饰,企图自圆其说。

特别是,赫鲁晓夫在1959年访问美国期间,在这个问题上不断遭到西方记者和官员的当面质问,并多次出现争吵和难堪的场面。例如,当年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出席全美新闻俱乐部记者招待会时,有记者问他:“常常有人援引说,您似乎在一次外交招待会上说,你们要把我们埋葬到地下。如果您没有说过,您可以辟谣。如果说,请解释一下您的意思是什么?”赫鲁晓夫辩解道:“在座的只是美国人的很小一部分。如果我想要把你们每个人都埋葬掉,那我一辈子也干不完。我的确说过这个,但是有人故意歪曲了我的讲话。这并不是说在什么时候把什么人从肉体上埋葬,而是说在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社会制度的改变。”“我说过,从历史的发展和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要被埋葬,共产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你们可以不同意我的看法,而我也不同意你们的看法。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必须共处。”

再如,当年9月16日,赫鲁晓夫在出席洛杉矶市政当局举行的招待会时,洛杉矶市市长赫尔顿·鲍尔逊在会上公开指责赫鲁晓夫的“埋葬”西方论。赫鲁晓夫随即发表讲话说:“市长先生……我想问为什么您又重提我到美国后在几次讲话中曾解释过的问题呢?市长显然也是常读报纸的。”“我已经说过,我们要‘埋葬资本主义’这句话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不应理解为带着铲子挖掘墓穴和埋葬死人的普通掘墓人。我指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谁是谁非,这要由历史

去作决定……谁的制度更好,谁就能获得胜利。我们不会去埋葬你们,你们也不会来埋葬我们。”赫鲁晓夫还指责赫尔顿·鲍尔逊是“别有用心地把‘这只死猫’扔到我的面前,想挑拨我和大家的关系。没门儿。”

但不管赫鲁晓夫如何辩解,他始终不能自圆其说。即使是指社会发展规律,一个严肃的政治家也决不会在那样的外交场合用如此粗鲁的语言讲如此敏感的问题。

“美制皮凉鞋”敲桌

关于赫鲁晓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用皮鞋敲桌子一事,可谓流传甚广。也曾有媒体发文说,美国的多家档案馆没有找到这样的录像资料或照片,当时在场的《纽约时报》记者也“没有看见赫鲁晓夫敲打皮鞋”,只是看见他举起皮鞋摇晃了下,然后把皮鞋摆在桌子上。

文章的结论是: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新闻是“美联社首先写出来的,而其他报纸照搬照用”,其实并无其事。

然而,这仅仅是一种推测。

赫鲁晓夫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当年在离开莫斯科去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之前,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请他帮一下忙,要求他“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丢脸”,因此他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殖民主义问题发言时,强烈谴责了佛朗哥“反动的、残暴的政权”。而当西班牙代表上台进行答辩时,苏联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赫鲁晓夫“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赫鲁晓夫还说,“当这位西班牙代表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

话”,情绪激动地吵了起来,于是,“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他……是一个彪形大汉,他走到我们跟前,像一座塑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中间”,以防双方“动拳头打起来”。

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伊,对此有着更为精彩的说法。阿朱别伊在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的正式发言中说:“当在联合国的讲坛上……有一个西方外交家发表挑衅性演说时,赫鲁晓夫同志脱下了皮鞋,用它来敲打桌子,也许这使西方世界的外交女士们认为有伤体面,但是这简直是妙极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笑声)!”“而且……皮鞋尖几乎碰到了佛朗哥的外交部长的脖子,但又未完全碰到。在这里表现了外交灵活性!(笑声,暴风雨般的掌声)”

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在其著作中,引用当年苏联代表团成员日沃托夫斯基的话说:当时,赫鲁晓夫手里拿着“一只橡胶底的便鞋”,“环顾左右,微笑着,开始用后跟敲打桌子”;“渐渐地,赫鲁晓夫加快了速度,他需要引起观众的注意”;后来,他“使劲用鞋后跟敲打起桌子来”。书中还说由于赫鲁晓夫的鲁莽行为,“苏联代表团受到罚款处罚”,至于罚款的数额,“有人说上百万,甚至更多”,而“最可信的消息来源说是一万美金”。

2005年1月,谢尔盖·赫鲁晓夫在接受俄罗斯记者采访时说“他是敲了,不过,父亲用的是美制皮凉鞋”,是39号鞋,“这双鞋在我们家放了好长时间”。

由此可见,赫鲁晓夫“皮鞋敲桌”的“政治笑柄”决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据《百年潮》王正泉/文

美国曾用生化武器对付卡斯特罗

美国在“911”事件后,曾接连发生炭疽邮件事件,以致全美上下谈“炭”色变。然而当调查人员认真追究起来,却得到了一个尴尬的真相。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这个自2001年以来让全美国人惊悚的病菌,其实是来源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要塞的美国陆军生化战研究室。

回溯到二战,就在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的前几个月,美国宣布开发第二种武器:微生物病毒。当时英国的生物武器开发只有45人参与,而美国却多达4000名。1945年的《纽约时报》评论员评论道:“在提到战争中的科学故事时,我们这里有一个比原子弹更伟大的故事。”这就暗指着生化试验。

德特里克要塞实验室在1991年丢失了两打以上的细菌样本。据当时工作人员以及次年陆军内部的调查报告显示,攻击美国的炭疽病毒正是来源于这些丢失的样本。

惹出事故的生化实验室绝对不只有美国陆军生化战研究室这一家。美国曼哈顿的律师迈克尔·卡洛尔在调阅了大量军方绝密档案和已解密的政府文件基础上,通过7年的实地调查研究后发现,美国本土曾经先后莫名其妙出现的莱姆关节炎、变异口蹄疫、西尼罗河病毒等怪异的疾病,都与一个叫“动物疾病研究中心”的军方实验室有关,而它的真实名字是257实验室。

经过调查后,迈克尔·卡洛尔感叹,这个收藏有世界上最危险的多种病毒的实验室,其安全措施还比不上美国普通中学的实验室。按照要求,整个实验

室是不容许有丝毫裂缝的,以防病毒外泄。然而在莱姆关节炎大规模爆发两三年之后,安全检查人员发现实验室主楼的房顶居然有多处0.75英寸的裂缝。

这些生化实验室制造出的病毒还曾被用来刺杀美国的“敌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有一个博物馆,里面存放着各方力量如何暗杀卡斯特的档案,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美国中情局的失败行动。为了暗杀卡斯特,美国中情局开展了包括美人计、刺杀、安置炸弹与下毒等一系列行动。然而在几次暗杀行动失败后,中情局对卡斯特的日常行为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分析。得知他爱好游泳和潜水后,美国中情局决定在这上面做文章。

中情局给卡斯特罗准备了一件潜水服——经过中情局专家的特别处理,其内层已涂上了肺结核杆菌以及能引起皮肤病的菌苗,被这些病毒感染后皮肤会慢慢腐烂,最后引发多种疾病而死亡。但是这个刺杀行动依旧失败了,因为安排送给卡斯特罗这件“礼物”的人临时变卦,自己买了一件潜水服送给了他。

没人知道那个人为何变卦,有人猜测也许是因为他知道内情,但他不想将卡斯特罗害死。还有人说这个人并不知道内情,他只是认为这件礼物“太轻了”,便自作主张买了一套更贵重的潜水服。不管怎么说,中情局刺杀的计划失败了。为此,卡斯特罗曾说:“今天我活着,但过错不在我,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据《文史博览》江南/文